



哈佛史上最年轻的毕业生之一·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的灵魂导师

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

【美】亨利·梭罗◎著 鲍荣 何栓鹏◎译

首度收录作者遗作·可读性最高汉译本
3亿美国人必读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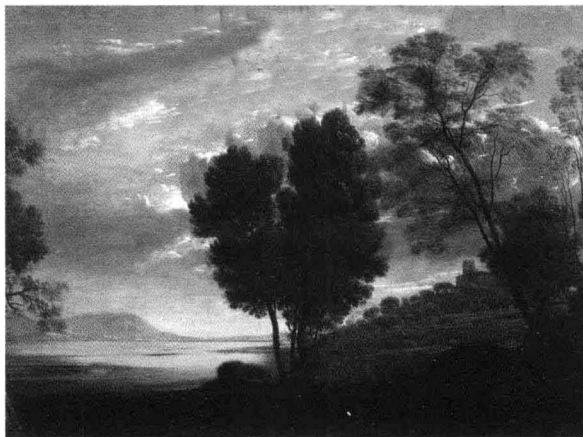
李银河 郅波 常耀信 柴静 等推崇备至
张德芬 李开复 徐小平 古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

【美】亨利·梭罗◎著 鲍荣 何栓鹏◎译



首度收录作者遗作·可读性最高汉译本
3亿美国人必读课程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 / (美) 梭罗 (Thoreau, H. D.) 著; 鲍荣, 何栓鹏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3. 10
ISBN 978-7-80769-103-7

I. ①瓦… II. ①梭… ②鲍… ③何…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②杂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1309号

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

(美) 梭罗 (Thoreau, H. D.) / 著 鲍荣, 何栓鹏译

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孟繁强 特约编辑 于振海 装帧设计 程慧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制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 87331056

规格 695mm×995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64千字

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9-103-7

定价 28.00元

目 录

瓦尔登湖	001
生计	003
我生活的地方和我为什么生活	062
阅读	076
声音	085
独居	099
访客	107
豆田	118
村子	127
湖泊	132
农场	150
更高的法则	157
野兽为邻	166
室内取暖	177
从前的居民和冬天的客人	190

冬天的动物	200
冬天的湖	207
春天	218
结语	233
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	245

瓦尔登湖

生 计

当我写这些时，或者完成大部分时，我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① 瓦尔登湖边的小树林里，一个人。木屋是我自己盖的，周围一两千米内没有别人。我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在湖边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现在，我又是文明世界的过客了。

如果不是镇上的邻居常特意来问我那时的生活模式，我是不敢贸然把无趣的私事强加给读者注意的。有人说这种生活方式太不正常了，但我不这么认为，而且考虑到那个环境，我觉得它应当算非常自然^② 和非常正常的了。有人问我“你吃什么？”“觉得寂寞吗？”“害怕吗？”之类的。有些人则想知道我给慈善机构捐了多少钱。还有一些人，家大业大，则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孤儿。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分布在这本书里，而那些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的读者，我只能请求原谅了。很多书不用第一人称，而本书则不同，自我主义正是本书的特色。其实人说话时，用的都是第一人称，但人们常常忘记这点。如果我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另一个人，就不会总讨论自己了，但不幸我阅历浅薄，只能局限在“个人”这个主题上。而且我有个请求，请求每个作家都在最前面或最后，简单、真诚地描述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只转述听别人讲来的别人家的故事。

① 梭罗对自己的家乡，也就是麻省的康科德是深感自豪的。康科德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首义之城，他说自己非常惊喜，能够“出生于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方”。马萨诸塞州是“新英格兰”六州之一，是美国文化的发祥地。小小的康科德，风光如画，曾出现四位天才作家：爱默生、霍桑、奥尔科特和梭罗。（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② 此处是双关：“自然”一表示作者生活的环境是自然界，二表示在自然界生活才是“自然的”。

如此，作家就像从远方给亲人写信一样了。而且，如果一个人能真诚地活着，那我觉得他就已经生活在异域空间中了。可能我这些文字尤其适合穷学者看，但其他读者也可以接受某些适用自己的部分。如果读者觉得还算适合自己，它便对你有益，因为如果无益，你便不会读，就像没人会穿一件容易撑开缝线的外套一样。

在这本书里，我不愿说关于遥远的中国或桑威奇群岛^①的事。你读的这些纸页，它们只涉及生活在新英格兰的你的事情，围绕你的生活环境展开，尤其是外在的世俗环境，也就是这个镇子^②。那是什么样的环境，是否有必要继续如此糟糕下去，是否可变得更好或更糟，等等。我去过康科德^③很多地方，无论在商店、镇政府还是旷野，我感觉人们在用无数奇异的方式受难。我听说印度婆罗门^④僧人会坐在火焰里，两眼直视太阳；或者头向下倒悬在火焰上方；或者把头扭过肩膀去望天空，“直到头部不能恢复自然位置，只有液体才能经过扭曲的脖子流进胃里”；或者用铁链把自己锁在一棵树下，终其一生寸步不离；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身体去丈量帝国的长度；或者单脚站在木桩上……这些有意的苦修令人震惊，但我每天目睹的情况则比这些更加怪异。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役，在我的邻居们的作为面前也不值一提了，因为他只有十二件苦役，终有完成时；而我不可能见到邻居杀死怪兽，完成一件苦役。他们也没有伊奥劳斯^⑤这样的朋友，用烙铁去烧许德拉的蛇头根部，砍掉一个头，就会再冒出两个来^⑥。

我看见镇上的青年，不幸地继承了田地、房屋、粮仓、牲畜和农具，之所

① 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夏威夷群岛（Hawaiian Islands）的旧称。对美国来说，中国或夏威夷群岛，都是遥远的地方，是浪漫主义——也就是当时盛行的超验主义——经常的主题。

② 指康城，康德科（Concord）。

③ 那时候的康科德还没有现在这么大，所以在本书中，梭罗会交替使用“城市”、“镇子”、“村子”来指代它。

④ 婆罗门（Brahmin），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高等级——僧侣阶级。

⑤ 伊奥劳斯（Iolaus），赫拉克勒斯的侄子，帮其完成了部分苦役。

⑥ 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役之一。许德拉是一只九头毒蛇，砍掉一个头就长出两个来，赫拉克勒斯无法杀死它。后来伊奥劳斯用火烧九头蛇新长出来的头，赫拉克勒斯才终于将它杀死。各种版本可能细节上有些不同，但大意都差不多。

以不幸是因为，这些东西得来不易，要摆脱就更困难了。还不如把他们生在开阔的草地，由狼哺乳^①，那样他们就能看清自己究竟到了何种地步。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人被诅咒吃自己那一嘴的泥土^②，为什么他们要吃六十英亩呢？为什么他们落生起便开始自掘坟墓？他们必须活得有人样，就把这些东西置于自己之前，推着它们努力踉跄前进。我看到无数不幸的凡俗灵魂完全被压垮了，在重负下几乎窒息，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推着一个二十多米长、十几米宽的粮仓，污秽不堪的奥革阿斯国王的牛舍^③，还有一百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地和树林！而另一些没有财产可继承的年青人，虽然不受这些无用的遗产妨碍，但为了供养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肉身，满足其饥渴，也必须拼死劳作。

但是，人们拼命劳作，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事情？人身上较好的那一半被迅速耕进泥土，化成了粪肥。人仿佛被命运（通常称为“吃穿”）支配，如一本古书所说^④：“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死时他们会发现自己一生竟如此愚蠢，但不到终点却永远意识不到。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⑤把石头从头顶扔向身后，并创造了人类：

① 西尔维亚公主被叔父谋夺了王位，后来她和战神马尔斯结合生了一对双胞胎，哥哥罗马路斯和弟弟里穆斯。此事触怒了国王，下令把两个孩子抛入台伯河。后来筐子被冲到岸上，被一头母狼发现，将他们衔走，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后来两个孩子在母狼哺育他的地方建立了城市，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罗马”。所以罗马城徽就是一个母狼哺乳两个婴儿。

② 英文谚语，“Every man must eat a peck of dirt (salt, ashes) before he dies.”直译为：每个人一生都要吃很多土（盐、灰尘）。意指：一个人一生总要吃些苦头。梭罗此处算一种修辞方式，他将“尘土”故意曲解为“土地”，于是产生了很好的文学效果，也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本来吃自己那份土地（苦）就够了，现在却要吃六十英亩的土地（苦）。

③ 奥革阿斯国王的牛舍，相传养牛三千头，三十年不清理，后由赫拉克勒斯引河水于一日内清洗干净。

④ 《圣经·马太福音》6：19。

⑤ 丢卡利翁和皮拉（Deucalion 和 Pyrrha），古希腊神话人物。据传说：宙斯震怒，发动大水灭世，只有这两个人活了下来。他们把石头扔向身后，就变成了人。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各个民族的古老传说和古老宗教中，都有大洪水的记录，如中国的大禹治水、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的故事以及此处的古希腊宙斯灭世的故事，而根据科学研究，那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个全球变暖期，于是海平面整体上升，造成大面积低海拔平原地区——也就是人类的聚集地——遭灭顶之灾。

在那里，我们是坚硬之物，努力劳作，
我们给你证明，我们出生于什么起源。^①

后来，拉雷^②又翻译成了这样洪亮的诗句：

从此人心硬如石，痛苦磨难等闲之；
七尺肉身亦石做，石身石心石头人。^③

这两个人受到神明启示，于是盲目遵从，朝后乱扔一通，也不管到底落在哪儿了。不过这个故事就说到这儿吧。

即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大部分人也因为无知和错误，被满心虚构的烦恼困扰，没完没了地忙着世俗的活计，终将摘不到美丽的果实。他们的手累坏了，累笨了，累得发抖，所以摘不到果实。实际上，人们每天都在劳作，根本没空做一个真正完整的人，也不能维持最正常的人际关系。这样，他的劳动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一点儿都不值钱（如果用市场上的金钱来衡量的话）。他忙得什么都不是，只变成了一架机器。如果一个人必须频繁地显摆自己的智慧，怎还能记起自己的无知？而人的成长需要无知啊。^④有时也要让一个人先免费吃饱、穿暖，用营养使他恢复健康，然后才能进行审判。我们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就像果实未熟时顶上的花儿，必须小心再小心才能保存。但是，现在我们并不能这样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彼此。

我们知道，一些人很穷，觉得生活不易，有时还仿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怀疑有的读者没钱吃饭，或者没钱更换快速磨旧或已经磨破的衣

① 语出奥维德（Ovid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原文为拉丁语，为了和下面的英语译本相区别，此处为完全的直译。

② 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igh），1554—1618，英国贵族，诗人，其人一生颇具戏剧色彩：1. 他让吸烟成为英格兰风尚，2. 他被砍头时对刽子手大叫：“砍啊，爷们儿，砍！”（Strike man, strike!）

③ 原文是英语，此处为意译。

④ 从教义角度讲，人类的堕落正是因为吃了智慧果，获取了知识，而人心智的成长，就是回归亚当和夏娃的无知（或天真）状态。

服和鞋子，你用来读这几页书的个把小时，可能也是从债主那儿，借来或偷来的闲。很显然，生活贫苦、卑微。我也经历过风霜，眼光变得敏锐，我能看出来，而我自己也常拮据，总想做点啥摆脱债务。债务是个老泥潭了，拉丁文叫做 *aes alienum*，意思是“别人的铜”，因为一部分罗马钱是用铜做的。我们被生活，被死亡，被埋葬在这些“别人的铜钱”里；总是答应“明天”就还，“明天”就还，结果总死在“今天”，还是没有还清；努力求情，说好话，想方设法请求宽限，总算免了牢狱之灾。我们说谎、奉承、投票，把自己缩进一个体面的硬壳里。或者我们把自己膨胀成豪情的模样，就像膨胀的空气，让邻居相信我们，允许我们为他们做鞋帽衣服、做马车，或者运送粮食。为了攒够将来治病的钱，我们先要把自己折腾病。我们攒钱，不管多少，都小心翼翼地藏在旧箱子里，或者放在袜子里，藏在石灰墙后面，或者更安全的地方，砖头墙洞里。

我有时吃惊（我几乎可以这么说），我们对待黑奴制，那种有点儿异域情调的恶心制度，态度竟然如此不严肃，以至于忽略了很多狡猾邪恶的主人在同时奴役南方和北方^①。南方奴隶主心狠手辣，北方奴隶主则更坏，但是，当你成为驱赶自己的奴隶主，那才是最坏的。谈什么人有神性！^②看看大路上的车夫，没日没夜地往返于市场，他身上浮动着什么神性吗？他最高尚的职责就是给马喂草饮水！在他眼里，只有多赚运费，命运又算得了什么！他赶车，不是为了那些举足轻重的老爷们？不朽和神性何在？看他啊，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哪儿还有时间思考什么不朽啊、神性啊？他的自我形象，以及通过行为赢得的评价，都是奴隶和囚犯的，毫无不朽的神性可言，但他才不在乎呢！自己心里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别人的意见都是妄加评论，且无价值。人对自己的看法，决定或指明自己的命运。

即使在西印度群岛诸省也有自我解放，人们在讨论想象和觉悟的价值，是

① 南方多为蓄奴州，北方多为自由州，但人性中的奴性同时在奴役北方和南方，而奴隶主就是我们自己。

② 关于人有神性的说法，是《新约》的主张，理由有很多，比如上帝根据自己身体的形状创造了人，所以人有神性。

哪个威尔伯福斯^①在那里促进这项事业呢？再看看这个大陆上的妇女们吧，她们在不停地编织殓葬用的梳妆垫，这说明什么？她们也在意命运，但就这么幼稚，仿佛浪费时光可以无损后世。

大部分人的生活看似宁静，实则绝望，所谓顺从即为坚定的绝望。离开绝望的城市，你就会走进绝望的乡村，人们倒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安慰自己，那就是挑战水貂和麝鼠的勇气^②。在这些所谓“捕猎游戏”或娱乐项目背后，隐藏着人类集体潜意识的绝望，根深蒂固。这种行为中没有任何娱乐成分，娱乐在苦工之后，多干苦活，换娱乐资格。虽然绝望，但智者可以选择不做疯狂的事。

人活着的最终目的为何？什么是生命真正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和材料？当思考这些设问句时，我们发现人们似乎有意地选择了普通人的模式。仿佛他们不喜欢过别样的生活，但其实他们不知道，人是可以有其他选择的。头脑健全和心智健全的人都知道，太阳每天都会重新升起，不管什么时候纠正错误的偏见都不晚。如果没有亲自验证，任何思维或行为模式都不值得信赖，无论它们如何古老。^③今天所有人都赞同或默认的真理，明天可能就变成了错误，这些哲学就像烟雾一样一闪而过，虽然有些人相信它们是云彩，会化作一阵雨滋养他们的土地。老人说不能做的事，自己试一下，往往发现其实能做。老人有老的一套做法，新人有新的。也许某个时期的古人还不知道添加新柴可以保持火不灭呢，但新人会在壶底下加一把干柴。现代人可以绕着地球飞转，快得就像鸟儿，是一种杀死老顽固的方法（不是有句习语叫“快得吓死人”嘛）。年纪大不一定说明资历深，不一定有资格教训年轻人，因为也许年龄越大，他们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你几乎总能质疑：那些聪明人，是真的学会了生活的绝对价值，还

①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英国废奴领袖，促使英国国会通过《废除奴隶制度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 1833），为英帝国于1833年完全废除奴隶制度铺平道路。

② 美国有捕猎野生动物的传统，在特定的季节猎熊、猎鹿……这种行为是狩猎时代（农牧时代之前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在欧洲也有，在中国古代也有，叫做“皇家狩猎”。在美国全民都可以狩猎。英文中的game意为“大型野生动物”或“狩猎大型野生动物”，或意译为“捕猎游戏”、“狩猎运动”，本来的目的是猎杀大型动物培养勇气，后来泛指猎杀任何种类的动物，比如鸽子、水貂和麝鼠等。

③ 比如身体割礼式的仪式，是对身体的某种伤害，但数千年来，信奉者都遵循它。

是白活了？实际上，老人给年轻人的建议，基本没什么价值。老人的经历也很有限，而且生活得悲惨而失败，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自己当然也认为都是自己的错）。这样的人生，也是建立在某些原则上的，他们遵循着这些原则，所以只是白白变老了。我在世上也活了约莫三十年了，但从未听哪个老人给过我一句有价值，甚至真诚的忠告。他们没告诉过我任何事情，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忠告可给。眼前的生活，是一个试验，很多都没试过，而他们试过对我有什么用？每当我有过什么有价值的经历，那就绝对不会有哪个大导师谈过，如果有人谈过，那我可要考虑考虑，这是否一件有价值的经历了。

有个农民对我说：“你不能只吃素菜，蔬菜不能提供制造骨骼的营养和原料。”他每天都会花一定时间，给身体系统补充骨骼原材料，如宗教般虔诚。他边说这话边走在牛后，而它用蔬菜做的骨骼则拖着他和犁稳稳地前进，冲破一个又一个障碍。有些东西，特定的人群的确需要，比如快饿死和快病死的人，但同样这些东西，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多余，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从没听说过那是什么东西。

有人觉得，人生的一切高峰和低谷，都被先人踩过了。伊夫林^①说：“智慧的所罗门早已颁布敕令，规定了树木的间距，罗马^②的执政官们也已经定好，每年可以去邻居家的院子几次，收集落在地上的橡果而不算非法侵入，还有多少果子应该留给邻居。”希波克拉底^③甚至传下了指导，教我们怎么剪指甲，也就是“指甲应与指端平齐，不过长亦不过短”。这些无趣又无聊的知识简直就和亚当一样古老，几乎耗光了生活的所有乐趣和多姿多彩。人的能力，从未被测度过，我们也不应按照一个人的祖先做过什么来判断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人们尝试过的活法，微乎其微。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失败，“不要纠结，我的孩子，因为没人会把你没完成的事重新交给你。”

我们可以试验一千种活法，就像太阳使我的豆子成熟，而其光芒同时也照亮了地球外的整个星系。如果我以前一直牢记这点，就可以不犯某些错误了，

①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英国作家、园艺家，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时期在文化、艺术、政治方面都颇具影响力。

② 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

③ 古希腊名医，西方医学之父，在数学、哲学上也建树颇丰，对西方文化影响甚巨。

我犯错时，就是因为忘了这光。群星多像三角帐篷的发光的尖顶！而宇宙的各个遥远角落，又有多少别样的生命在同时默默发出同一感叹？在自然的枯荣中，生命千变万化，如同我们的身体一样一刻不停。我们为什么要去预测别人的未来，谁又能预测别人的未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望进别人的眼睛，只为这一瞬？这一瞬才是最伟大的奇迹啊！我们应该活在当下这个时刻^①，无论生活在世界上哪个时代，啊，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②！当下便是历史，当下便是诗歌，当下便是传奇！我不知道有什么会比这更振奋人心、更能启发心智的了，借阅别人的经历可得不来这些。

邻居们认为好的，大部分我都深恶痛绝，如果我有什么要忏悔的，就极可能是表现得太好了，太符合他们的标准了。我行为如此优雅，是因为被魔鬼附身了吗？年迈的智者啊，你尽可以大谈你的智言，你已经活了70年了^③，并非没有荣耀。但我却听到另一个声音，令我无法抗拒，诱惑着我远离这一切。一代新人抛弃上代旧人的事业，如同弃置搁浅的船。

我觉得我们可以敞开心灵，安全地相信更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放下对自己的执念，而真诚地对待他人。大自然可以接受我们的优点，同时也允许我们有缺点。有些人总是焦虑紧张，简直就像某种不治之症。我们生来就喜欢夸大自己工作^④的重要性。我们会说：还有多少要事要做啊！万一病了怎么办？我们多么清醒啊！坚决不遵循信仰去生活，并尽量避开。整个白天都紧张兮兮，晚上祈祷时也不那么情愿，仿佛那是把命运交给了未知的定数。我们过着实打实的生活，好像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供奉既定的生活，并规避一切可能的改变。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可选，就像从一个圆

① 超验主义者强调“顿悟”或“开窍”的重要性，顿悟根据派别不同情绪则不同，而对于超验主义者来说，那就是身处大自然中，一下子感觉什么都懂了，什么都通了，世界充满了美好和宁静，仿佛上帝之光驾临某个人身上。实际上每个超验主义者都有过顿悟的经历，可参见爱默生的《自然》(Nature)。既然“顿悟”或“开窍”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那推论就很简单了：“让人感动的一年四季，最美不过须臾。”

② 比如说公元元年基督诞生，但犹太世界只是一个世界，另外还有中国世界，公元元年的中国世界正是西汉末年，在上演王莽专权的故事。这就是一年中的两个世界。

③ 圣经上说：人的一生是70年。汉语也有这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

④ 与之相对的是上帝的工作。

心可以画出很多个半径来一样。一切变化都是奇迹，值得认真思索，而奇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精神领域的一切也都是实打实的，只要有一个人已经开始把精神领域的事物当成更真的真实，我就已经可以预见，所有人终将把生活建立在精神基础上。

让我们暂时想一下，上面说的那些烦恼啊、忧愁啊，大部分都是关于什么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必要烦恼，甚至费神。在西部拓荒区过一下原始生活，也许会有很多好处，虽然那里也算文明地带（虽然是外缘地带）。我们就能知道，生活有几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怎样获得。我们还可以去浏览杂货铺的旧账本，看人们一般都在店里买什么，趸什么，买和卖的最多的是什么。账本上记的东西，便是最全的生活用品了。无论时代如何进步，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就像我们的骨架，和祖先比起来其实没什么区别。

我用的“生活必需品”这个词，指的是“人需要自己努力去获得的一切，从出生起就使用或因长期使用而对人的生命很重要，没人或很少有人因野蛮、赤贫或哲学^①尝试不使用”。对无数生命来说，这种意义上的必需品只有一个“入嘴之物”。对大草原上的野牛来说，它是数寸鲜美的草，还要有水喝，另外，还可以再加上树林或山阴，用来躲避太阳。食物和居所，动物只需要这些。用这种方式划分，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可以被相当精确地分为四类：食物、居所、衣服和燃料。只有拥有这些，我们才可以自由地处理生活的真正问题，并有胜算。

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子，还有衣服和熟食^②，可能一个偶然的机，还发现了火的温暖，所以开始用火取暖。火的温暖最初是奢侈品，后来地位上升，现在坐在火边成了必需品。我们看到猫狗也同样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居所和衣服适量，我们就自然可以保持体温；但若过多，或燃料过多，外在热量就高于体温了，那不就等于开始烤肉了？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自己这伙人穿得严实，围着火堆才能勉强御寒，而裸体的野蛮人虽然离火堆更远，

① 拿辟谷来举例，辟谷就是禁食，有些人就可能因为某种信仰提倡禁欲而禁食很久。

② 火最初的利用形式，是森林大火，人们发现烧死的动物味道很好，于是人们放弃生食，转向用火烤食物吃熟食。以火取暖则较晚。

他却非常吃惊地观察到他们“被烤得汗如雨下”。而且，据说纽荷兰人^①一丝不挂四处走动毫无问题，而欧洲人则穿着厚衣服却还冻得发抖。是否有一种可能，把野蛮人的强壮和文明人的聪明结合起来？根据李比希^②的理论，人体是一个火炉，食物则是保持肺内燃烧的燃料，所以我们在天冷时吃得多，热时则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燃烧的结果，烧得太旺会导致燃料缺乏或通风不畅，火就会灭。当然，生命之火和自然之火不能混淆，我们只是打个比方。所以，从以上论述来看，仿佛可以说，动物的生命力和生命之火几乎是同义词。可以认为食物也是燃料，用以保持体内之火不熄，其他燃料则用来准备食物或从外部增加额外的温暖，居所和衣服可以保持由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最大的必需就是保持温暖，维持内部的生命之火。所以我们开始获得食物、衣服、居所，并努力获得床和床上用品——我们夜晚的衣服——为此我们从鸟儿的胸脯上和巢穴里抢劫羽毛，在居所内再建一个居所，如同鼯鼠在洞穴深处用草和树叶铺床。穷人总抱怨世界太冷，我们可以把大部分痛苦都归罪于寒冷，身体上的和社会意义上的。有的地方，夏天可以让人像生活在极乐世界^③，这时燃料就只用来做饭，没有别的用处。太阳就是他的火，太阳的光也可以煮熟很多水果。食物总体来说很多，摘起来也简单，衣服和居所则完全或部分失去了意义。在当今的这个国家，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一个人的必需品只要几个工具就可以获得：一把小刀、一把斧子、一把铁锹和一辆小推车等，而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还可以再添些必需品之外的东西，比如油灯、文具和几本书，而这些都用不了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但就是有些人不太聪明，跑到地球另一侧的野蛮不洁之地，全身心地做上一二十年的生意，为了生活（也就是保持适度的温暖），但回到新英格兰最后还是死了。那些奢侈的富人，不是要保持温暖，而是热得很，如前所述，他们是在烘烤自己，用时髦的方式。

大多数奢侈品，以及很多所谓生活舒适品，不仅没必要，而且还严重阻碍

①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② 拜伦·贾斯塔斯·冯·李比希（Baron 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

③ Elysian life，极乐生活。希腊神话中，Elysian Fields 或 Elysium 是有德之人或被众神恩赐永生之人的居所，可翻译为“极乐世界”、“至福之地”等。